



乡愁一味石胡子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吴文龙

晨雾漫过丰都仁沙镇的渠溪河湾，天蒙蒙亮，河面弥漫的水汽裹着山野清气，慢悠悠漫上岸来。猪市坝大黄葛树下的沙滩边，农妇春花俯身择鱼，一口地道丰都乡音，利落又爽朗，“吃鱼就要吃活海鲜，鱼眼鼓鼓亮，胡须根硬朗，那才是正儿八经的石胡子。”

走山道的行人、赶乡场的邻里，心底都揣着一份刻进味蕾的念想。渝东北深山阡陌里，要寻一口地道河鲜，老辈人心里都有数，往仁沙老镇渠溪河畔走，总能撞见那一缕飘了经年的鱼香。一锅滚烫河鲜，借一方山水滋养，凭乡间古法代代承袭，在柴火灶上煨煮数十年，融进山乡岁月，成了赶路人心头最熨帖、最暖心的人间烟火。

一方水土养一方风物，一条长河酿一味乡愁。渠溪河是渝东北少见的倒流河，不循众河东去之规矩，她迂回盘绕，倒流忠县、丰都、涪陵三个区县，静静润泽沿岸田垄草木、生灵万物。得天独厚的活水浅滩，养出了本地独有的河鲜，乡里人祖祖辈辈都唤它石胡子。

这鱼开春在河道上游产卵，顺着溪水缓缓生长，平日就啃食水里虫藻、山间野菌。顺渠溪河游到仁沙河段时，肉质刚刚好，嫩中带鲜、肌理紧实。身形细长，背骨硬如青石，颌下两根长须修长挺括，像极了乡间老者垂落的胡须。农人观形取名，随口一句石胡子，口耳相传，便成了这片水土独有的乡土称谓。

早些年乡野闭塞，往来稀少，十里八乡只知石胡子，不识黄辣丁。后来山路打通，乡俗相融，外头的时髦叫法也传进这远离县城30多公里的山野小镇，这道本土河鲜，才有了大众熟知的名字——黄辣丁。

在外人眼里，它不过是酒楼餐桌寻常河鲜；可在渠溪河老住户、老食客心中，石胡子才是藏在乡音里、刻在记忆里的乡愁。江河水质各异，养出的鱼口感

天差地别，唯有渠溪河活水慢养的黄辣丁，天然生态，肉质细嫩爽滑，鲜而不带腥气，嫩而不烂不散，是青山流水赠予沿岸人家的舌尖至味。

从前靠山靠水过日子，河边多的是懂渔事、善烹鱼的乡里好手。那时候山道崎岖，土路泥泞，往来行人风餐露宿，一身风尘疲惫。翻过几重山梁，最勾人馋虫的，就是余师傅那农家柴火灶上飘出的鱼鲜香气。

余家一口老式生铁锅，一腔就地起的柴火土灶，配上自家熬的土猪油、经年陈坛咸菜、老坛泡菜、农家酸萝卜。不用繁杂调料，不靠重味遮腥，全凭原食材相互映衬，熬出本真本味。乡里老辈人有规矩：河鱼现捞现煮，食材就地取材，火候守着老法子，文火慢煨，不慌不忙，专心炖好一锅河水鱼。

岁岁年年，无数赶路之人，就靠这一锅热鱼、一碗鲜汤，驱散山间寒凉，填饱旅途饥肠。临河的农家小灶，烟火袅袅，暖意融融，成了深山古道最温情的歇脚去处。

烟火流转，味道传家。历经三代人后，这份煨煮黄辣丁的古法手艺，经岁月沉淀，在乡野间稳稳传承下来。守味的乡人性子豪爽干脆，不追浮华，不改本味，一身烟火气守着灶台，把老祖宗传下的烹制门道，原汁原味留住。

土灶火旺起来，一勺陈年土猪油下锅，滋啦一声油花四溅，醇厚脂香瞬间漫满院坝。自制老坛榨菜、泡菜、酸萝卜次第下锅煨炒，葱姜蒜衬底提香，火候轻重缓急，拿捏得炉火纯青。随手舀一瓢渠溪河活水倾入锅中，待汤底翻滚沸腾，活蹦乱跳的新鲜黄辣丁顺势入锅。

不裹粉、不过油，不添杂味，全然摒弃流水线速成套路。先大火锁牢鱼的本鲜，再转小火细煨慢炖，让鱼鲜与酸菜的香、泡椒的醇、生姜的辛慢慢交融。十多分钟文火慢熬，汤底渐渐熬成浓白奶汤，

鲜、香、润层层浸透，浑然天成。起锅前，掐几株田埂嫩火葱撒入，一缕清新破空而来，满院都是安稳治愈的乡野气息。

食客围桌而坐，卸去一路风尘，不讲客套，不拘礼数。先舀一碗滚烫鱼汤细品，猪油绵润裹着咸菜脆爽，酸萝卜清冽托着黄辣丁独有的清甜，一口入喉，暖意顺着周身散开。夹起鱼肉，细嫩绵软、入口即化，细骨细软不卡喉。一碗热汤、一筷鲜鱼下肚，奔波劳碌与风尘倦意，都在鲜香里慢慢化开。不驾车的熟客，点二两土制白酒抿上一口，眼睛瞬间眯成缝，那爽劲，旁人一看便知。

人间至味，往往藏于山野河湾。十里八乡不少好食之人慕名寻来，贪恋这渠溪河原生态的本味。但懂行的乡人心里透亮：一方水土养一方鱼，离了渠溪河的活水，便出不了正宗石胡子；丢了柴火老灶、古法慢煨，这锅鱼就失了乡土魂魄。守着河湾故土，守着邻里乡邻，守住代代不变的老味道，便是心安归处。

世事变迁，山路换新。昔日坑洼山道，早已化作平整柏油路，车来人往，行

路便捷。可老食客的习性没变，哪怕行程再赶，路过河湾总要停一停，进店点一锅黄辣丁，慢慢喝汤品鲜，回味旧时光里的山野烟火。

铁锅热气馥郁，河岸清风拂面，一桌人闲话桑麻，聊山野变迁，说市井日常。一锅烟火，连着往昔今朝；一味老鲜，载着乡土温情与岁月绵长。

渠溪河流水汤汤，生生不息；河畔农家烟火缭绕，岁岁相传。

一鱼两名，各有情怀。石胡子，是乡土深处的旧念；黄辣丁，是走入市井的名号。叫法不同，不变的是山水馈赠，是匠人坚守，是渝东乡间质朴绵长的人情暖意。

一湾河水，一口老锅，熬煮半生烟火。熬的是山河风物，炖的是市井家常，暖的是赶路凡人。

这道隐于河湾的，在流年岁月里静静沉淀，温暖每一个匆匆过客，也牢牢锁住了渠溪河一方山水，最动人、最难忘的仁沙镇舌尖乡愁。



拥抱一条河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梁晓丽

去铁峰乡，我们说了好久，因为阴雨连绵，一直未成行。眼瞅着繁花雨中匆匆辞别枝头，让人好焦急。三月的最后一天，天空放晴，行程终于开启。

河就在我们去梨花基地观赏时出现在山脚下。

“河，那边有河。”“没想到铁峰也有河。”梨花深处，有老师发出轻叹，像发现了新大陆。山脚下的梨花都谢了；山头的给了我们惊喜。瞧！有的还是花骨朵，有的刚睡醒，像懵懂的少年，长久地凝望着我们，那满身雪白里是无限好奇。我正为没有见到梨花白了山头而懊恼。老师的欢呼声，让我如梦初醒。走在梨花坡的小道上，我的脚步变得轻盈，人清醒了许多，精神了许多。

一行人欢呼着，奔向一条河，沿着石梯小道向下行走，大约几十米，河就在脚下了。河发源于铁峰乡楼坪村白杨湾（南池子水库一带），自西向东流，是铁峰的母亲河，被称为铁峰河。因为沿着河畔居住的杨姓人家多，所以又叫杨家河。

有河就有河床，它像大地上裂开的

口子，又像天然的滑梯，更像动脉，里面流动着纯净透明的血液。那脉络弯弯拐拐，依山而行，时而翻山越岭，时而平静舒缓。

马子塘是杨家河流经梨花基地旁的水塘。天然的小水帘，天然的小瀑布，天然的碧玉，这是它给我的第一印象。河床里裸露着各种形状、大小不一的片石。还好，这正是该有的模样。我曾见过荒废的河，干涸的河，因为修路被截断的河。它们让我难过，让我担忧。

一群人小心地踩着一块块石头，一步步靠近那块天然的碧玉。有老师踩在漂漂石上，晃了几下，以为就要摔倒，心提到了嗓子眼，最终还是安全蹦到一块大石头上，马子塘就完全映入了眼帘。整个塘应有上百平方米，水深处有十多米，靠里是山，河堤之上是沥青路。

无风时，塘面像一块碧玉，一面平镜；起风时，塘里生出无数褶皱，像奶奶的抬头纹；阳光跳进水里，又像打碎了一湖碎金，金光闪闪。河塘上有一个小瀑布，没有飞流直下三千尺的气魄，但它的悄然，它的从容，它的不卑不亢，让人动容。很想学古人一样也来一首诗词，绞尽脑汁，还是不能成文。起风时，风里带着甜味，还带着马子塘的水汽，扑面而来，如润肤霜，滋润肌肤；又像

久别重逢时，朋友的拥抱，暖暖的、柔柔的。

我以为只有我痴迷于河，没想到同行的老师丝毫不逊色。只见他们有的竟然脱掉了鞋，光着脚丫站在水里，“乍暖还寒时候，最难将息”，李清照的诗句穿越千古来到小河边，但他们分明是想做回童年，打着光脚丫在水中撒欢，抓鱼抓虾；有的蹲在一块石头上，看水在石头缝隙间流动；有的先是把手放在水里感受水的冰凉浸骨，水的欢悦，然后用手指在水里画圈，扬手将水抛起来，在空中形成一个个抛物线；有的一边介绍马子塘，一边给远方的人拍视频；有的搬开一块石头，寻找螃蟹，那目光闪亮，还有儿时的专注；有的站在河中间找一块大石板，支起画架，流水、小桥、碧玉、瀑布，在纸上慢慢展开……当我们要离开时，有一群人带来了美食，准备在河边野炊。他们热情地邀请我们共进午餐，我们连声道谢，想到美食美景，口水被咽了几次。

一条安静的河因为我们到来，有了生命，有了温度，成为人们安放灵魂的乐园，是儿时的乐园，如今的乐园。那一刻，我们仿佛穿越时空回到儿时，回到在河边玩水的情景。也在那一刻，我终于懂了其实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个娃娃，住着那些懵懂的岁月，无忧无虑，无牵无挂。

我们沿着河边行走，脚步向着前方，脚印在身后被拉长，沥青路顺着杨家河蜿蜒曲折。路两边的树木刚刚发芽，像豆芽，像小脚丫，浅浅的、淡淡的绿，又像路边的绿窗花，枕一帘幽梦到天明。那一棵棵树迎面而来，匆匆而去，与此一起的还有村庄、拱桥、人家。杨家河随我们在山脚下奔跑，去云阳、去彭溪河，一路吵吵嚷嚷，哗哗是语言，潺潺是赞歌，河声、河生是我们赋予它们的想象与生命。

大地上万千河流都是自由的、奔放的、勇敢的、纯粹的，杨家河也一样。安静时，能听懂它在说啥；高兴时，它唱歌；悲伤时，它就只顾沉默，只顾奔流。与杨家河对话，我把心事讲给它听，它是最忠实的听众。我们去杨家河，去一个城市看一条河、一座山，是去见一个个朋友，更是去寻找被丢下的灵魂，找回曾经的自己。

不定时给自己放个假，去国家森林公园、万州的少祖山——铁峰山，拥抱一条河，拥抱一座山，拥抱那个被生活折磨得疲惫不堪的自己，还有那个表面上看去坚不可摧的自己……

